

1948 年
创刊号

3
報

1948.12

創
刊
号

3

新報



創刊獻詞

俞宗銓

半——政府的力量那裏去了
 月——表示歉意
 談——從王惠衡之死說起
 豪門·人民·政府應該扶擇了
 大學教育需要徹底改革
 梁啓超保皇思想之墜落
 知識份子的道路
 論「趕快收拾人心」
 聽王芸生先生一席談
 談中國的編導
 黃河的兒女們

發行主 俞宗銓
編者 俞宗銓

創刊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王健行 江流 老侃 陳橋驛 杜佐周 吳澤 陳旭麓 翁北溟 梵音 柯夫 李白鳳



3 1637 4343 2

創刊獻詞

俞宗鈺

面對着這幅危險的局面，我們文化工作者沒有理由再沉默下去。國家需要更多的文化的音響，也需要更多的文化的

光。
於是我們在物質條件極度困難的處境中，來創辦綜合性的期刊「鞭」，以為民主自由力者先鞭，作發行編著之準則。我們的力量是微薄的，然而我們都很年青，我們都有熱情，願意獻出我們全部的力量，正如魯迅先生給引了的名言：「有一分力，發一分光」。如果，說我們有什麼目標，這就是我們的目標，如果，說我們有什麼企圖，這就是我們的企圖。

我們確實痛心目前文化市場上流行的幾種雜誌，多數負責人，不是算盤背上睡的「文化商人」，就是以辦雜誌作為政治的敲門磚，作為「進身之階」的「文化騙子」，「文壇政客」之類。如果，長此以往，文化界還堪設想麼？

因此，我們所辦雜誌「鞭」，說明客觀的需要之外，還得詳細闡明主觀的願望：
「鞭」，並不是幾個人攪的刊物，園地絕對公開。我們沒有認人不認稿的習氣。也不是官辦的報銷刊物，更不是額虛布津貼的宣傳品。基於此，我們歡迎國內外相識與不相識的文化戰士，加入我們的行列，同心協力，來負起這艱難的任務。這任務是重要的，在消極方面，也是撐持堅韌的心防，杜絕一切異端邪說，至少對目前文化界帶來一點新鮮的氣流，在積極方面，我們來建築一道堅固的筆壘，作為民主陣地進攻的據點，粉碎所有「民主搗蛋」的陰謀，進而將歷史的巨輪，推進到這一條光明大道。

這樣，我們本身也將受到某些人的贊同與反對，這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想避免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除堅守自己的崗位之外，希望所有公正人士多給我們同情和援助，而不歡迎有偏私者的干預。同時希望不必要若干的企圖，勿向本刊作意外的試探！

為了不願以拐杖與包頭巾搖着當作聖神莊嚴的旗幟，來騙取讀者羣的珍貴的時間，於是，將近半年來，我們幾個同人，不辭一切辛苦勞瘁，想把本刊攪得像樣點，使讀者感到比較滿意。如今，本刊終於問世了，這是一個新的進程的起點，不足言慶，祇有使我們加重了負責。

末了，我重覆的表明的，就是這個刊物，不屬於一黨一派，而是屬於所有愛好民主正義人民的，因此，即是本刊任何文稿的發表，必須保持唯公唯正，至大至剛的風度，同時我們真誠地期待一切民主正義人士，對本刊給以協助鼓勵和指導。

我們不應儘量在舊瓶裏設法來裝新酒；最好應根本拋棄舊瓶，用新瓶來裝新酒。

大學教育需要徹底改革

杜佐周

現在是什麼一個時代？無疑的我們已進到原子時代了。我現在引用哲學家魯道夫的話，來作我們追求「進步」的參考。他說：「原子時代是人類進化的另一個前階段，科學與工程使用超等的技巧工具，造成了人類對自然界的新大的控制力。因而列了起一可現行制度的徹底改變，與創造許多新型的社會組織。……可使人類在科學、經濟、政治、藝術、宗教的文化成就達到從來未見過的水平。」但我們不幸的尚滯留在「一半舊半新」的形態中；非但進步而富有效能的大學教育未推動到這新時代的聯合上去不可。可是傳統的大學，不能負起這偉大的責任。所以我們……陳友松先生所云：高舉新文化與學術思想的火炬，很迅速的來改造這深內大學的設備，使他們區區負責創造這新社會與新世界社會的使命，我們不期望在舊瓶裏設法來裝新酒，只認爲本場棄瓶，用新瓶，裝新酒，在特刊，如下：

- 一、大學應保障心智的自由，促進知識的進步；並應培養「真理愛」，使服務社會國家的源泉而服務。
 - 二、大學應使青年男女浸染於一切時代之民族第一流的思想與最廣闊的知識；準備他們佔領袖地位，改造國家與社會生活，增進工業與政府的效率與福利，並促進實際的了解與事業。
 - 三、大學應訓練青年男女，從事於新舊的專門事業，使有技術的專長；對於不斷地變遷與挑戰中的社會需要，要有敏銳的感覺。
- 對使我們承認上面所舉的任務，是一種比較進步的主張，則我國現行的大學制度，大學課程，以及大學訓練方法，均分別革新的必要。大學原是研究學術的機關，應該注重獨立研究與自由創作。我希望各位「大學課程專家」不要只注意到自家感嘆裏面的東西，捨本逐末，單顧森林，徒「學」的多量，科目的繁雜，而忽視思想的內容，這學生的需要，能力，與興趣於小。中國需要專家，亦「通才」。怎樣來培養這樣人才，必須經過通廣博而精深的探討；這種責任，最好由學術界自動的來研究，來決擇；並且宜時在改進之中。爲謀這種計劃的實現，我們應首先呼籲「辦學的自由」。這是全國各大學的問題。讓我們大家來一次更進步的大學教育運動！

民人門豪政 該應府政 了擇抉

梓橋陳

在雷達萬鈞的握搗下，經濟政策又來一次改變，我們回憶幣制改革之初，政府固然自知嚴重，提出「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口號。而全國人民，更是股股屬望，以爲從此再不必掙扎在飢餓線上，從此就可免於死亡。在久經磨難的老百姓面上，總莫不露出勝利以來的第一次微笑，豈料不能照願，情況竟急轉直下，政府終於在騎虎難下的窘態下，被迫放棄限價政策，接着，金元券發行準備理監委員會發表第三次檢公告，十五億五千萬元有另！依照「百搭」部長（此稿付排時一百搭一部長已辭職照准編者）二億元金元收回所有舊法幣的折算法，短

短七十天之中，通貨增加了八倍，而物價的，又是物價的快馬加鞭！七十天前，多少政府官法活自得，多少老百姓們手積聚的金元券，會幾何時？除了從前弄假法幣的會計出納們，尙可短時期感覺數字上的便利以外，老百姓們，又只是公教人員和小百姓們在生吞活剝的數字了。

試問這責任應該誰負呢？

勝利以來，國家經濟政策，好幾方案，辦法，層出不窮，稍有知識的，無不聽得又要改變，大家都揣揣乎心，提提聲聲，因爲每一次改變，既得利於者，總不吃虧，吃虧的準是老百姓。例如在以前，政府的黃金，一噸一噸的拋出去，（最多時一天拋過五噸）。這些黃金，一年多來，或者安放在美國銀行的保險庫裏，或者變了紐約市面上的股票，又或者變了南美的橡樹園，政府再要不到他們絲毫，於是心與米潮，又想從人民身上錢一錢的變回去，兌換的日期截止了，反正法令可由人改，延長一月。可是到頭來，是不是可以抵充以前的損失了呢？竊內閣在立法院說得好，兌換金鈔很有成效。可不是嗎？老百姓的確因此而更窮了。

本來這年頭，政府軍事沒辦法，經濟沒辦法，舉措維艱，動輒得咎。政府的內心，誠然是苦悶的，可是若苦悶之餘，應該好好地反省一下，究竟這苦悶何由而來？政府畢竟是屬於全體人民的，一舉一動，都以顧全人民的生。爲前提。到今天，米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狀，日甚一日。政府不但沒有勇氣來改革現實，反而處處遷就現實。不但以這嗷嗷待哺的衆生爲念，反而倒行逆施，對豪門，小心翼翼，保護惟恐不力。對人民，則取之惟恐不盡，用之惟恐不竭。試說這七十天而言，政府在改幣之初，大吹大擂，似

乎真有決心。在人民心理上，以為政府此番確有誠意，當然相信政府，於是許多人把歷年汗血所積蓄的幾許黃金銀元，紛紛持往兌換，可是政府本身，却在那些短見的財政大臣頭目之下，變酒加稅，既已實行於先，而公用事業價格快快戰前標準之議，又復原日日上，加速度的發行，更伴游資大量充斥市面，無法疏導。因此民心惶惶，推下逐起。至此政府始知大勢已去，就在收兌了一百多萬兩黃金，三百多萬地銀元和若干金幣白銀以後，自動承認了金元券的貶值。數年來的老百姓受害受窮，財商大部毀於生火的。這罪惡的黃金銀元，已是他們今後賴以生存的惟一保障。如今又在政府一種企圖，化為烏有。無恆業者無恆心。政府口口聲聲要安社會秩序，而自己却在處處在製造社會的紛亂。真令人莫解究竟？我們再看這七十天中，多少小單幫，小擺販，小商人。他們有的因無貨可以販運而被迫失業，有的因自己備有的貨物、在附價中被搶購一空，而再世買不進限量的貨物來補充。結果，他們手頭的金元券，就每天在帳面的行列裏變灰化光，這些人，本來將本利利，勉強維持一家老小的，如今他們全陷於飢餓線裏了。七十天來，因為政府這種種目的政策所造成人民之妻妻子散等破人亡戶和慘絕人寰的故事，不知該有多少多少？政府對一大批因政府措置錯誤而犧牲的可憐蟲，是否感覺責任？又是否有誠意有辦法以善其後？

留一積。七十天正好做個假期，等到假期完畢，他們又要重著裝做一番身手了。更有的背景如出，根本不必顧及政府的法令，照常我行我素為所欲為。湯子公司的圍積案就是一例，政府不敢追究，只好輕輕擺起了事。因此而使秦稱硬幹的上海經管當局，威信大受打擊。政府幾年來的作為，處處保護既得利益者而打擊平民，好像有意要使全國加速地形成豪門和赤貧兩大階級，到今天，這種階級已經快就成功了。試問這種階級的的成功，對政府有什麼好處呢？我們真替這政府捏把冷汗，現在，這「只許成功」的改革已經不會再成功。不知政府是不是能從此幡然覺悟切實反省了呢？人民到現在為止，還是愛護政府的，因為這政府和人民有關係已經二十年了，政府只要不自絕於人，人民是沒有理由會反對政府的，政府應該自憶一下，抗戰八年，老百姓始終和這政府相依為命，抗戰的勝利，得益於法幣政策和微徵兵者實多。而這三者，又全是老百姓赤誠的支持的。豪門在抗戰中，除了發國難財外，還貢獻了什麼？政府何以還要處處姑息豪門？是不是對豪門還有所希冀？那末，救濟捐捐不就是一個很新鮮的教訓嗎？時至今日，全國財富加速地向少數人集中，這是事實。民不聊生，怨聲載道，這也是事實，政府獨不見軍情激昂，眾怒洶洶！對象皆在豪門。而又何以甘河國人之不遵而放任豪門甚至保護豪門呢？縱政府不以其自身的安危為念亦當以幾年來忠心的政府而受苦受難的億萬人民為念！人民幾年來，已經動亂得够了。是急切地需要著政府，渴望著這個政府，還能把局面安定下來。問題全在政府，是不是還需要這羣可憐的人民！現在，最後的一張王牌已經丟了。這該是政府抉擇的最後時機了吧。擺在面前的。一面是豪門一面是、民，問政府誰誰？

表示歉意

江流

十一月二日申報第四版載有蔣總統報告市民書一封，所以不願表示歉意。我這人，自從抗戰以後，就有一種自負責任的責任，而且這責任是沉重的，我時時決不肯忘記。我這人，自從抗戰以後，就有一種自負責任的責任，而且這責任是沉重的，我時時決不肯忘記。我這人，自從抗戰以後，就有一種自負責任的責任，而且這責任是沉重的，我時時決不肯忘記。

我這人，自從抗戰以後，就有一種自負責任的責任，而且這責任是沉重的，我時時決不肯忘記。我這人，自從抗戰以後，就有一種自負責任的責任，而且這責任是沉重的，我時時決不肯忘記。我這人，自從抗戰以後，就有一種自負責任的責任，而且這責任是沉重的，我時時決不肯忘記。

了去裏那量力的府政

限價宣布開放後，一時百貨雲集，「市」氣大振，物價比爲天馬行空，奔騰萬里，濠門巨商，莫不喜形於色，公然挺起大姆指對管制大員和小百姓說：「聚金令什麼東西？管得了我嗎？讓你的蛋！」是的，政府對濠門巨商斷了，小百姓也無可奈何的倒下去了！

這是個一般的事實，誰能否認？誰敢否認？

新經濟緊急措施，本來做一個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軟弱的幼兒，與一條筋孤力單的塊防，它那裏受得住連天的烽火，那裏抵得住澎湃的浪潮，終於在那麼短促的時間內，暴斃了，決別了！可憐這一大套善長無告的小百姓，懷着莫大的希望把多年積蓄起來的一層即金銀手飾，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換在長蛇陣裏所換來的金元券，爲如今幾乎變成廢紙了；而濠門巨商都在頃刻間變得肥胖了，旁邊的黄金手飾，刻已顯得更重更厚了！

在限價的時期，窮苦的公教人員和升斗小民，是有錢買不到貨，開放了限價，即使貨物充斥市場也買不起了！這樣是死，那樣也是死，死，開，逃不掉！

記得主張宣布限價時，有一群爲民請命的人，義正詞嚴的出來反對限價；等到開放限價後，又有一羣爲民請命的人，義正詞嚴的出來反對開放限價，他們的是爲人民的財產出來請命的嗎？真的爲人民的生命而出來請命的嗎？小百姓像皮球似的毫無抵抗的給

「民」放在限價，記在心裏！

當然，今日要正視濠門，安邦基，求統一，必須來使濠門巨商拿出良心來，要使濠門巨商拿出良心來，除非剝開他們肥大的肚子，取出那堆板油和那顆黑心，送他們再回到去換心投胎外，決沒有別的有效辦法？

但是，政府的力量呢？力量到那裏去了？在這個個變歷史的軍閥頭，在全國老百姓一性大呼呼嗚呼的時候。（王健行）

從王惠衡之死說起

老倪

這個月初，曾有一件事情確實轟動了一下，那是王惠衡的自殺。一個女人，尤其是一個死刑犯亞民的情婦有的報上這樣稱呼，自然是爭先恐後的登載這一新聞，即使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女屍，也要被稱爲驚人的時代，自然得把王惠衡大弄一番。於是說人言可畏的也有，張氏民作孽的也有，說這是一個社會問題的必然也有，同時他們各有各的理由。既然他們已經作了那樣的決定，死也不必有批評，我只覺得王惠衡這一女性太沒有用，爲什麼小活下去，活下去也許更有意思一應，至於人說她怎麼多麼，我自己不聽就是了，如果現在的死是爲了怕羞，那末目前上海不怕羞的人多得很；如果是爲受冤枉而死，受冤枉必有一天會水落石出，何必急急自戕。她經自己解決了，不必再去糾纏的「鹽」史，還是掉過頭來談別的事。

曾經聽過某個大城市有一個故事，那居住着許多人，當然有大官，大官有錢有勢有財，誰都要把結他，各人都去鑽門路，只欠門路無處進，於是有些引路的人產生了。引路入門，必須要獻東西，東西自然必須貴重稀罕不俗，黃金美鈔自然算其中之一，可是及不上活寶的好；同時由送的人帶，當然也是活寶好，因爲金錢送進猶如石沉大海，不易撈回，惟有活寶可以進去出來，並且利用原給資本盤理到底，至少不加拆息，現，拆息至九九角六角，數目可要壓死人！

有一家人夢圖意把自己的女兒送上門，如果得能辦那個老老青臉，則萬事如意，如果模樣兒生得不錯，十拿九穩，沒有話說。於是乎生意興隆，財源茂盛，那個引路人（說得略略做介紹人）資本與買主雙方都好，從中非但可以賺個銅板，還可存下一點「人情」，以後有所求或遇商，不知增多多少方便。這種一皆大歡喜，感情融洽，不幸得很，有人跟他離過，偷偷苦了一小方家，家破人散，判決死刑，一般平時有氣無處出的人，「原給資本」評價了一遍，結果弄得坐立不安，到得最不幸的時候，只好毀滅了自己。

故事如此，不但在那個大城市是如此，在中國境內外國的小說的大城市都有這說「作風」（稱風氣較合適），上海更不必說。這里會討論，所以我得聲明，這個故事與王惠衡無關，只是由她的死而想到這故事而已。

歡迎批評

論「趕快收拾人心」

翁北漢

多難也說運們... 而此不文：平部... 面而不文：平部... 面而不文：平部...

勝言慘目府命於治，不相。雖然賊不... 日已。尚尤括人商亦，爭而傾... 祇得其割炮，相食，政同場...

心一 如，民，還要們重有而了而天，當號：出... 此的華有到爲，這情呢救下我然 齊來... 除一而我們已的號這麼已個之這數中中代南是。提...

解決要職軍專署失開... 解決速，事：的至步... 快入，結語如！... 打一事便此... 去法黃三...

刻末，我至均體之有失德能互統見到... 車挽們少培成危險一致協之率，現票事... 必在類傾愈大分自調開之失在戰是戰民...

以無潤則作向... 怨男而立扶官... 此是此刺人心... 人苦嘗熱心商... 心能經行之下... 此也制制一，誠...

去利相政惡劣，而... 利相政惡劣，而... 利相政惡劣，而... 利相政惡劣，而... 利相政惡劣，而...



梁啟超保皇思想的墜落

吳澤

我近來發表了關於變態階級法運動的論文，特別是「保皇黨與康梁路線」一文，因為篇幅有限，對梁啟超所有所影射之處，未能詳述原委；我近來更據據者與友人函，似有「太過」之詞；其實，「不及」多矣。茲再補寫此文，期進一步「懂得梁啟超」。

自戊戌一八九八年到一九〇五年，這一九〇年前後的八年中間，世變激烈，形勢發展得太快了。戊戌保國會領導革命法時，與中台民主革命派勢力是微弱的；政變後到一九〇〇年，保皇黨的政治影響還是超過革命派。一九〇〇年以後，滿清政府遭遇到義和團八國聯軍之役，再訂喪權辱國的條約，滿清統治的腐敗無能，失信人民，大家要求推翻滿清；因此，民主革命的思想隨之高潮起來，而康梁「尊孔」「保教」「保皇」的一套，再也號召不起來了。頓時與中會的民主革命思想漸趨優勢，有壓倒保皇黨取得主潮的形勢。思想漸趨優勢，當年民主革命派的思想，雖屬先進，但仍不夠嚴謹，直到一九〇五年興中會改組為同盟會時，才嚴正地降陣，提出「平均地權」乃至社會主義的號召，顯著地與保皇黨區分開來。所以，同盟會成立以前，梁啟超的一枝筆，舞文弄墨，仍然可以盡其玩弄侮騙，桐絲的伎倆，不再寫「光緒聖德」「變法」「保皇」一套舊調，而「昌言」民權革命的新說提高調子，裝腔作勢來誘騙羣衆，追逐形勢，糾持舊勢力，陰謀反動，危害革命，維護正統。

何以見得呢？前文不是把梁啟超所「昌言」的偽「民權」偽「革命」，分析得明白自白了嗎？現在再引證梁氏在其「飲冰室文集」中，一段關於表白他寫文章發言論的宣傳策略的「自供」罷！

「某（我）以為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書之，雖稍偏激焉而不為病。……二十年前，聞西學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駭西學而駭變法者起，十年前聞變法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權者起則以前變法而駭民權者起，二年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者起。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駭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駭革命不駭民權者百而得其一焉，若駭變法，駭西學者殆幾絕矣。然則諸君與論界之所以嚮導國民者可知矣。諸君如欲導民以變法也，則不可不駭之以民權，欲導以民權也，則不可不駭之以革命，若革命論起，則並民權亦不駭，而變法無論矣。……大抵所駭者過兩級然後所習者乃適得其宜。（如欲其習甲先當駭之以乙，復駭之以丙，然後其所習者適在甲。）……某以為報館之所以導國民者不可不採此術。……吾欲言前者在此，則其所昌言者不可不在彼。……大抵報館之對政府，當如嚴父之督子弟，無所假借，其對國民，當如老子之事兩親，不忘幾諫，委曲焉，遷就焉，而務所以喻親於道，此老子之事也。……敬告我同業諸君。一九〇二年，見文集卷二）

形勢真的變得太快了，十年前主張變法，戊戌年百日維新，走在時代的頂端，滿議報的宏論，親君側的盛望，而徒二一人，正是當代紅人，紅得發紫，慈禧榮祿固然是腐朽，根本是一變一的對象，不必說，孫中山嗎？是「一賭隔」一下流份子，不足道。可是，會幾何時，時代巨浪，滾滾前進，不捨晝夜，民主革命派的民權，革命思潮，與時俱進，走到前面，康梁的變法「保皇」思想，被沖刷到後面去，成爲平凡庸俗無人聽的舊調了。所以一九〇一年，梁啟超在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中不禁無限慨嘆新說：「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交點之一利那項，實中國兩異性相搏相射，短兵相接而新隨廢代之時也」。這時候，梁啟超真像被時代穿著外子拖着走路的懶牛，跟不上。他倡變法，相信「民權」「革命」，他大家不要變法維新，相信「民權」「革命」，他被拖長著鼻子，苦痛地叫「民權」「革命」；真的是「民權」「革命」論者了嗎？當然不是，他不是把「革命」解釋爲「變革論」，大破壞論和什麼「正當革命論」的嗎？他自己就說：「吾欲言民權革命，則所昌言者不可不在彼」。他「昌言」民權革命，「欲言行者」仍在「變法」，「保皇」也。他不是說：「欲導民以變法」，必須用民權來一駭，用革命來一駭，大家怕民權怕革命；就習慣於變法，所謂：「太抵所駭者過兩級，然後所習者乃適得其宜」，這就是梁啟超「所以導國民」所「操」之「術」。所以，梁啟超的民權革命論是要用對折的對折來「還價」的馬路邊江湖歌子地攤上的賤品劣貨。

最後，他表明他的立場，對腐敗無能的滿清政府，他是抱著父親對兒子的態度，一無所假借的指責教訓就可，父親對兒子還革命什麼命！對「國民」呢？像兒子孝雙親，幾諫委曲，遷就，力求

承奉討奸，可是實際呢？還不是一場粉作梅劇的「藝術」！我們知道，梁所「欲實行者」在「變法」一「保皇」；可是時代形勢大家要求民權革命，他無奈何而忍受苦痛，硬了心腸，玩一套「藝術」，向「國民」「昌言」一下「民權」「革命」，這就是梁啟超的「委曲」一「下」民權，「革命」，「孝子之事」！(見譯書與出版三卷四期附錄梁啟超及其保皇思想文)

讀到這點，才懂得梁啟超；懂得了梁啟超，才懂得這點，才懂得梁啟超「昌言」的其他

一九〇五年同盟會成立後，革命黨已從民族、民權、民生這三個方面進行思想的號召與暴力鬥爭了。這種做法，原則確是做得很對。政策路線一決定，梁啟超保皇學法的一套，就成爲主要障礙，當做打擊的對象，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權」就抓住梁啟超的「新民叢報」，展開激烈的論戰，作思想鬥爭的進軍了。

這時論爭的中心，有民族、民權、民生三個方面，關於民族的論爭，前面已經說過，不重復，關於民權，他在「一九〇〇年」左右，不是就「昌言」遇的嗎？而且還昌言「革命」呢？可是，如他自己所說，他的昌言「民權」「革命」，不過是「導民」「習於學法」的桐絲手段而已。所以，當其空談「民權」一語，一套空論，還可騙騙人，真的接觸到民權的政制等具體問題時，即同盟會提出的推翻滿清封建君主專制，建立民主共和的問題時，他就不得不道出真心的話來了。他爲此寫了「充長開明專制論」反民主革命論說：「共和！吾與汝長別矣！」祖白地反共和。並且還說：「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可見，梁啟超前所昌言的「民權」，不過是掩革命黨的思想，實是掩得無可奈何，談談而已，「昌言民權」實在「開明專制」一語，乃「充長」其「充長」之意。

求一開明專制呢？有道理的。前面不是說過，梁啟超主張「正當革命」一嗎？既是「要求」，就不能動武，應該要苦心「勸告」，使得「所要革命者爲不虛。這樣的一要求」，自然不致上七下八扣生意經的謬誤。他在新民叢報七十七期 某報中說：

「吾所論我國國民對於現政府所當行者本有兩大方針，一曰勸告，二曰要求。……所勸告者在開明專制，而所要求者在立憲。……吾既確信兵和立憲之萬不可不行，行之則必至於亡國，而又信君主立憲之未能履行，行之則必勝於利而徒讓憲政之神樂，然則爲今日計，舍開明專制外更有何途之從？」

可是，在新民叢報七十六期，中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時他又還主張向君主「委腕陳說，使知立憲，於彼不惟無不利，而且有大利，則彼必將欣然焉」，還要求立憲，僅一期之隔，就去消立憲，主張開明專制，不僅如此，在該報文中，後來又聲明，「夫全部之開明固固善矣，即不能而有之部分之開明(即行開明專制政治之數端)而其影響於我中國前途者，因已甚大，吾之所以主張者，蓋以此也」。同一篇文章中，又從開明專制演進到一部之「開明」，保皇黨人的正當革命論，原來是廣告著「民權」一革命，貨色是道地「保皇」一變法，討價君主立憲，講價還貨，開明專制，都「開明」，也可成交的一筆發露變色了誰都不要的「漏污貨」！

三

革命形勢發展太快了。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成功後，中國革命，被推進新時代新思想的潮流，急起直追，一九〇二年時，梁啟超還覺得「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駁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駁革命而不駁民權者百而得一焉」。到了今天，民權革命已成人民共同之要求，無所可駁了。不僅如此，而且同盟會的民權宣傳民權，倡導平均地權社會革命，而且還正面提出了社會主義呢

退縮半步，如不甘心落伍，退出政治角鬥，就得退一步，否則就嚇不住人，沒有人相信，要沉下去，浮不出來，沒有人要。所以，他一面全力引用同盟會的民生主義來裝飾自己，表示進步，引誘革命青年，一面又可用以爲桐絲的手段所謂「一駁之於彼一也。他在新民叢報 八十六期雜答某報一文中，梁啟超果然又「昌言」社會主義了！

「中國今日若從事於立憲事業，其應參用今世學者所創社會主義之精神與否？」此問題則吾所絕對贊成者也。」

然而，接着解釋說：「此種社會主義即社會改良主義也。昌言社會主義，又曲解之爲一社會改良主義也。昌言社會主義，害怕革命，如果，真的「昌言」社會主義，陳中山先生那批小偷，乞丐，光棍流氓們「一流入」，成羣結隊，「暴動」一騷亂，「革起命來，怎麼可以呢？所以立刻緊接着聲明，「我的這個社會主義，是和乎改良，不暴動，不騷亂，全是有教養，有忍心的君子們的「正當革命」的社會改良主義！」如果，梁啟超生在今天，那他一定會昌言「進步自由主義」以及「民主自由社會主義」呢？至今，所有這些「社會主義」，都是反社會主義的，當年梁啟超也是「昌言」此以反同盟會革命來的。

本來，康梁在戊戌非新變法時，倡的是一變法「一立憲」，後來，民主革命派的先倡民權，繼倡革命，再倡民主共和，又倡社會主義，進一步，進一步，進一步，一天比一天大，康梁呢？站在革命形勢前發着抖，終於現出形勢，祇得「委曲」一「還就」一道逃回去。跟着現「民權」，倡革命，倡社會主義，却曲解民權，革命，社會主義，進行其掩飾，誘騙，桐絲人民羣衆和破壞分化，取消民主革命之陰謀，所以，對子不助嗎高，唱高到社會主義，一面呢，無力討伐革命勢力，因此，依阿滿清封建舊勢力，愈益迫切，雖然滿清政府腐敗無能，而且還不見效於自己，但保保滿清，

終比革命黨來得多，所以，梁啓超不惜把當年的政治主張降低，再由張立憲時爲其主立憲，再降爲兩期專制，再降爲部。開明。再要降下去，就沒有了，如腐敗的滿清一樣了！梁啓超子高唱到社會主義，實行的政制安協到部。開明。這就是反革命的，發「妖言」的「保皇黨人」一滿奴們的「付黑白臉」。

四

從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的三年中間，梁啓超苦若地在新民黨報上和民報論戰，結果，倒不是民報的文字完全駁倒了梁啓超，實在客觀政治形勢的發展，革命黨聲勢日下的下坡落落，發展滿清政府封建專制的「保皇」變法「開明專制」論，嚴酷無情的駁斥考驗，使得原來團集在新民黨報周圍的青年們，大失所望，覺悟過來，轉而同盟會方面來，擁護民主革命，新民黨報遂冷落得無人閱讀了。這種淒涼的形勢，梁啓超急不悲哀，怎不痛憤？是的，他恨革命黨，不是怕革命黨，可是，他氣現政府，更怨恨政府，氣滿清政府腐敗無能，怨滿清政府的沒有出息，希望，失望，痛心疾首，所以，一九〇七年二月他在新民黨報第八十九期上寫了一篇「現政府與革命黨」的政治論，痛罵滿清政府，自行宣佈他過去的「要求」一「勸告」論的失敗與錯誤，幾乎在一「現政府的樣子」讀下文推：

「革命黨者以滅現政府爲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始焉猶以消極手段間而製造之繼焉，遂以積極手段直接而製造之，舉中外上下大小官僚以萬計，夙暮孳孳，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革命黨爲事。……吾誠不知現政府果何愛於革命而使之有加無已若此者。……」

「謂其以積極手段，直接而製造革命者也，則吾之言有重乎哉。蓋今日之政府，就政治現象論之，就補預備立憲改革官制，一若發憤以刷前此之腐敗，若考其實，無一如

其所言，而徒爲權位之爭奪，勢力之傾軋，輻極派之說，以爲搏擊異己之具，當新法之立以爲之位置私人之途。賄賂已行，黨各結，而庶舉動，無無如何方面觀之，而不以供給革命黨材料爲務，是現政府特有之伎倆也。……如此說來，革命黨原來就是現政府製造出來的。不備如此，而且政府的官僚們「夙暮孳孳，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革命黨爲事，」現政府簡直是專門「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難怪革命黨勢力發展得如此快了。可是，革命黨乃「以撲滅現政府爲目的者也。」革命黨努力如此之強大，而現政府如此腐敗昏沉下去，已近不可救藥一必亡的趨勢。那末，如此說來，革命黨才產生與存在，不是合理的嗎？說如胡繩先生所說：這也是很合理的嗎？不是，說如胡繩先生所說：這是很呢？因爲現政府一面自己製造革命黨，一面又全力去殺戮革命黨，現政府是製造革命黨的大工場，現政府又以殺戮革命黨。專業利劍子手，自己製造，自己殺戮，結局呢？越殺越多，或造越多，越殺越亂，越到越亂，貪官污吏們，混水摸魚，指鹿爲馬，亂加帽子，全國陷於恐怖狀態，雞犬不寧，風吹樹葉聲，疑人疑鬼，似乎入蓋匪類。一如此，能不明情勢，不覺現狀，厭惡政府而反同情革命呢？所以，梁啓超悲憤地說了，現政府這種發行結果，將「使使革命黨以外之人猶不免酒一搗窩賊時，而與政果何利矣。政爲淵魚魚，不可投藥，革命黨呢？當然不好，而論之，革命黨的興助可以亡中國者也，現政府之舉動，尤可以亡中國者也。誰不好，他也不好，兩個都不好，那末，誰好？誰是呢？無幾地「祇有我那部新法的革新派，既不是危險革命的，也不是可厭的保守，在於革命與保守之間」，這個「中間路線」，是最合時宜，最好的，最是！「這要我們的梁啓超，僥倖「保皇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者」（胡繩語）自居了！又如如果

梁啓超生當今日，那他一定選擇之「中國第一大學者的新革命自由主義」，領導「中間路線」的「新革命或新革命」呢？我們知道，自由主義，改良主義，中間路線等，名異實同，都是要妥協投降現政府別名，或是反革命別名，都是梁啓超的中間路線，還不是立脚於統治階級，依附於「可以亡中國」的現政府，而進行反革命的嗎？

爲什麼呢？

一九〇七年八月形勢急轉直下，新民黨報梁啓超的這「中間路線」的無聊言論，已被青年們奚落得直一文，新民黨報，沒有人看了無可奈何，祇得宣告停刊，保皇黨到這時候，各存覆亡，已近瓦解，不能救否。同時，革命黨內民報，這時雖擁有千萬讀者，聲勢浩大，民權、民生、民族的主張，盛言一時，而廣州惠州等各地武裝暴動，此起彼伏，滿清政府，搖搖欲墜，更把現政府弄得手足無措，到處派王巡使，政府中，光緒既死，權王慈禧，所有老孤毒狠刻毒的變態專制的專制獨斷，胡作妄爲，嚇得普地「盜匪」，民變不絕，於是，警察四出，殺戮逮捕，日夜相繼，風聲鶴唳，不可終日！

在如此情形下，梁啓超仍不甘寂寞，新民黨報停刊後，找差約集同志，創設「政黨性」的「政社」。同時出版政論新雜誌，爲政社的言論雜誌。政社成立立場與態度說：地就言聲明他的立場與態度說：「政社所恃之方法常以秩序之行動爲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志，其對於國家絕無擾亂治安之慮。」

仍然是「正當」一「要求」這一套！仍然是「以秩序之行動」這一套！這不正是聲明政社與革命不同，不僅是不同，而且自別，革命黨是發動革命的，我們政社却只是擁護皇室的，就是說，政社也是反革命的？可是，不是無條件擁護，我們「有所爲」，我們有「要求」，要求什麼呢？還不是一「開明專制」或「部分開明」的虛價

自些，悲，舊大？定臣黨者是時中上們 聖建主旗一亡人政了的國革命，黨黨時就主命彼
 已什 遠哀白一清如人學之是昌民當國出梁 啓立立，成中一府！事專門黨黨們路商是權義在
 的麼一？國離他無不沒她時，們將逆世時建實現啓者超起憲預功國，一成員應爭開門的，人山，到岸，而
 一？開洋山山存有姓候所強等之紀代主，奇體現同中計年地城，然大主者武革一而，以政清月投日密
 五 路！他，了，了，謂反大革者，的義客題 思實志奉，二的一一地皇獨昌命的時命一府就，一
 ！在一四場中一，特榮：動而新亡民要，親？ 想中們民不十年中亡，亡上帝立新形一件各教一宣佈年，地
 一待往者焉無別形一幫復命一主求執形 想國預國到十年中一，的立一新形爭起一教一宣佈年，地
 一？難他無不沒她時，們將逆世時建實現啓者超起憲預功國，一成員應爭開門的，人山，到岸，而
 一？開洋山山存有姓候所強等之紀代主，奇體現同中計年地城，然大主者武革一而，以政清月投日密
 五 路！他，了，了，謂反大革者，的義客題 思實志奉，二的一一地皇獨昌命的時命一府就，一
 ！在一四場中一，特榮：動而新亡民要，親？ 想中們民不十年中亡，亡上帝立新形一件各教一宣佈年，地
 一待往者焉無別形一幫復命一主求執形 想國預國到十年中一，的立一新形爭起一教一宣佈年，地

而人官，南可？ 鏡流滿面己憲一 質，而退忽然，言，覆了命在 亥後不來治教在能民到資民本
 以北且武方面一梁一 氣滿派的派一做就破古為位擔督感擁有人，當南中前選挑了應應退自化，產族民本帝
 君主，歡歡乎知心生 具清治政其物多做英來了來華中發無清民北陰時們發新與新下農封禁一，一著資
 立他髮亮？，生呢前這還憲感嗎多英世了，民山世能廷國洋議談，任生派到強官，民建德方面不的義家
 憲看下後到地也？ 揭難上派一命有領平天國被領的，新家，說了從與舊抗強雖，二化面自能發的命
 派出了北北必不嗎一 迫時的人能大的強國第姓字天迫老清迫進軍北當為中倫半爭新然新在殖前，然自發的命
 的革了日方頂著時 審視物力意康一國命第總下好廷宜行爲洋行南華政致命，神力帝民去又去波，迫其
 勢動奮，去回國他 要的。後來承受破前國一統環固和統和政軍出北民回派安但主黨國的，動地下一謂
 力向陽地手回國在 清而而多隨到？後失號，，滑陷下讓治開會議國兩協在的主的反威封成力，七
 在風，懸？不的日北 廷方水混實情於胡，了武的武的對弱，資一和一和來項，革難難義務而著建官，一
 北閣謂謂下能大不 讓，得進應，散繼一 讓，得進應，散繼一 讓，得進應，散繼一 讓，得進應，散繼一
 出他重了付什君先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挽見北他過波胡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充滿異常上定時心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生落空也，到，驚中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命運連，清方何想；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是，再廷到；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更們便命在，們兩生超

啓學落很此一意識力少的一，坤樹和，所 政，們。屈斯憲，詳來清華於因日往戊辛年立憲去然無
 題以被師憲而了榮官調。榮不據，上到 局以，一服憲，一，本，苦情此的事成青年憲黨而路 本廷否
 的皇與的有驚然，辱後，因整拍，取右的清 此爲憲，威，以態人如非憲，一，推起流亂人世，可實 作可能
 保其也。有驚然所相和難爲不進不得， 聲共世在嚇大舉度對此，一，買一新年內生官物頭走在一 難能之
 皇想榮大幸命以及自不，成了中清時府 一凱北的施啓上這做不無法主年的心生節來時，說 臣放
 啓學所啓功的構共由能立引功反華學開 政被獲就方舉其超強強，人部一如，一，榮當組旋折： 臣放
 想著一箱的華法先君立憲進，平民：上動 邊案是則方一爲然憲，那人的，一被消，啓開，回形 並不
 到到實。果次或說若訂這那那反人以此不這 遊案是則方一爲然憲，那人的，一被消，啓開，回形 並不
 降何一保一實官；的威消獨立未民總，及個 變變若若一，一，着雖來個不個實無六，得任把內心內 值
 落降的國一，職一思知民衆憲想國總他立 變變若若一，一，着雖來個不個實無六，得任把內心內 值
 度一均均以，雖議主是派。這一！憲 變變若若一，一，着雖來個不個實無六，得任把內心內 值
 容了擁一見榮然榮，份身自內國一上裝運 變變若若一，一，着雖來個不個實無六，得任把內心內 值
 後！一前啓而榮就子命由內因國一國台運 變變若若一，一，着雖來個不個實無六，得任把內心內 值
 另至派派揭國軍啓發，主，帝最，凱， 變變若若一，一，着雖來個不個實無六，得任把內心內 值
 專一皇請而禮這助助即榮是皇副者出正 變變若若一，一，着雖來個不個實無六，得任把內心內 值
 文也，篇文領向並贊長可中世此，的主由如 變變若若一，一，着雖來個不個實無六，得任把內心內 值
 編編一補之沒所反反理則雖雖強張兩啓 變變若若一，一，着雖來個不個實無六，得任把內心內 值
 以見，這的所有一動反路要則雖雖強張兩啓 變變若若一，一，着雖來個不個實無六，得任把內心內 值
 後榮隆是君能助贊勢不讓的開朝專北時超 變變若若一，一，着雖來個不個實無六，得任把內心內 值

仍京日清



知識份子的道路

陳旭麓

處國際的逆流，承古今的大變，實是當前中國面臨的難關。在這樣複雜而緊張的氣氛裏，大家都有迫近不可終日之勢。尤其是中間階層的知識份子，眼看著人類及人類的一切都是為了毀滅，安得不憤憤懣懣的心情，聽入苦痛的深淵。只要是一個沒有失去知覺的人，沒有不承認此時此地是最難過的日子。半年前，由大公報一編關於自由主義的社會，展開了一次熱烈的論戰，先後雖有不下百數人。近來各報章雜誌討論知識份子的文章，也不而定。雖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但總之滿口反映出知識份子的苦悶和彷徨，反映出思想界的癱瘓，更反映出現社會政治經濟的危急性。遲至今日，知識份子沒有力量，砥柱中流，也沒有法子去挽回頹勢，城發被時代的洪流激盪得撲不著岸，竟至迷失方向。身們懸於半空中的知識份子，不能不找尋他們的出路，落地生。因此在國內或國際兩大勢力消長的今天，所謂中間性的自由主義者的兩極化益趨明顯。中間階級，中庸主義的跛腳似乎快要溶解在時代的洪爐裏。這或者是知識份子的新生。

我們要了解中國知識份子今日所遭受的苦難所感到內悲哀，我們對於這個階層的史發展，即他們過去的光榮和面臨的，就應該有一個比較的認識。佛家所謂一欲如前生因，今所受者是；欲知來生果，今所行者是！因此我們需要去了解自身的過去，更需開闢自身的將來。

從人們開始以解實知識為職業和以知識為獲得的手段以後，即受其社會生產關係，變為了一畝田一畝耕一勞動者，遂至一四不勤不儉不勞不分。許行陳良的耕田而食，只是學術思想界有的代表人物而已。孔子氣憤地向學生說：「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充分地表明他的特殊身分，是不屑為這些直接謀生的小事務，在一切以孔子的言行為準繩的社會裏，這些話就變成了金科玉律的教條，更是讀書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鐵律。雖然還有幾個自適其性的人，也只是田園詩人如陶淵明一流，在宅前種幾株柳樹，吟風弄月，既瀟灑，又風雅。飢來寧可吃食，就沒有勇氣放下鞋襪拿個稻子自食其力。然而中國風雅三千年來就願意以錦衣、肉食、高貴了閒談者，做個地主的奴才，做個地主的奴才。

的供奉，而他們自己也是滿是壞在或絲網度著那悠閒的歲月，以羽毛眩人，以聲音驚人，於是奇珍好物，生事諸列人，傳文苑傳國史館，誇耀盛哉！如果一緣一命運好如實才這道風流人物，更可以誇耀一少年才華，富貴誇一享盡人間的福祿，為一代人健康，為後來人嚮往。

在春秋戰國久已被人稱道，衛君明的時代裏，知識份子的天地，不但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發達有餘裕，即與社會經濟也有較多的關係，不至英雄無用武之地，所以知識份子尚呈現著較可憐的生氣，就是那些鴉狗盜之流，也還有他的一技之長，僅有為他的主子效勞的機會。可是遲至西漢初年，天下雖已太平，知識份子經秦始皇的一段二坑後，已若晨星；又漂流漢武帝劉邦的種種禁制，他們更難得弄筆頭無事，這時出現了一個叔孫通，他雖然是一個沒有才氣的人，可是他懂得流儀做了皇帝需要，遂逐集同夥，編訂朝儀，朝儀好了，就他做戲的在宮中演習起來大家向著昔日的亭長今日的皇帝三呼「萬歲」，磕頭如搗蒜，喊得那聲不講理見如他的妙用，而是一些沒有文筆之皇族沒有死於焚書之爭而幸免。等到統治者明瞭知識份子在社會上所能起的作用，實在又驚又愛！假使這些人有一天有了新的轉，向別的人也呼起「萬歲」來。不是自己極大的危險嗎？雄才大略的劉徹是懂得這一點的。春秋專家仲舒進說了這意思，「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自此以後，知識份子都變成儒教徒，走著條半路狹道，入口處無階「孔門」的牌子，狹道上鋪著裝的五經四書，出口處又寫著「升官發財」四個大字，升官發財尚妙用：可以上達天聽，可以光宗耀祖，可以作威作福，總之是運用無窮享受不盡。於是許多有血有肉的青年擁擠在這「孔門」的屋簷下，有擠不進去的，也有登時擠死在地下，甚或端端站在皇宮的前台上發出得意微笑，無怪李世民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至於那些擁進去的，輕輕地穿過了狹道又跑出來，就是抱笏登場的「人物，因此轉移。生在他的名著「國史大綱」裏認為西漢就開始出現了一「士人政府」。

雖然知識份子暫年吐氣，皓首窮經，苦了些日子，只要書裏有路仕宦而至將相，也就說可以揚眉吐氣。古往今來，多少位達官貴人，多少賢良百相，多少樂籠附鳳的人物，或氣慘慘燈閣，或列列坐官廳，誰不在書房裏呢！可是這一個階層不只有多大的威風，多麼的榮耀，甚至一人成仙雞犬升天，終究是脆弱的依賴的。我們即以集古今最大成人的孔子而論，他除了傳授知識收些學費以維持其生活外，如果他想實現他的政治理想，就得「待價而沽」，找一個聘任他的主子，才能發揮其「致君堯舜」的懷抱，所以「三月無君，就遠遯然如喪家之狗，那裏碰釘子。這裏遭鄙視，

也不覺得難為情，為的是要恢復周朝的封建大業，多才善說的孟軻，不也就這樣一輛可憐相嗎！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自認爲五百年一出生的人物，多使人聞風往拜的了，然而爲了要獲得一官半職，看他那三上宰相書，奴顏婢膝的態度真有些肉麻，我們不該那許多熱中人，他是承着孔孟的衣鉢來的，就是政治抱負如商鞅王安石以至於康有爲等，該是知識份子中的佼佼者，然而依然說不了一要一個信任他的主子才能施展其抱負；商鞅有秦孝公二十年的專任，始完成了廢井田開阡陌的大政，奠定了秦代統一的基礎，這裏雖然決定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人事上的契合，也有着不可抹殺的力量；宋神宗二其心，光緒帝勞力弱，到頭來王安石的新政只是紙上具文。康有爲的百日維新不過曇花一現。這說明了如果上面沒有識貨色沒有專一不二的萬歲爺，你縱有滿腹經綸，濟時良藥，也只有發發牢騷，長歌當哭，賣志以歿，即如賈誼的痛哭流涕，又有什麼用處，只有供後來的倒幕知識份子歌頌憑吊。引爲豪才，過的共鳴而已！二十四史的列傳裏，每每稱道某人有一「王佐之才」，而不說有稱霸爲王之才，而不說有治國平天下之才，好像上帝注定了知識份子在歷史的進程裏，只能飾或大或小的配角；唱大花臉的，做主角的，只有流氓武式的英雄殺人不眨眼的魔王才能相當；「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三千年來的知識份子就捧着這一條永恆不變的定律去決定他的出處和事業，正如一個女子的待字閨中，她的幸福和前途，不決定於她自己，而決定於她的丈夫，所以知識份子在這長期封建社會的關係裏，和婦女一樣的受束縛不能得到解放。

知識份子雖然有個先天的脆弱性，究竟他們是社會上的特殊人物，在任何一个和平時代中，他們最易得皇室及貴族武士的寵遇，過着受人尊敬自驕自大的生活，只要在仕途上鑽過一點門徑，或在科舉上有些成就，縱不爲廟堂大器，退到鄉鄰，可是詩酒自娛，享受林泉之樂，反正有了特殊地位，不愁他的穿山因爲你可以假紳士的美名，武斷鄉鄰，不怕別人吃來孝做，老百姓寫了書官打府的事情，也只有乞憐於這些知識份子的紳士，因此衙門不是老百姓直達的門徑，需要紳士的運籌，這就是他們從中漁利作威作福的機會，所以官宦和紳士實際就是知識份子的兩面，官宦退到鄉鄰自然是火火的紳士，紳士進入廟堂自然是威威的官宦，只是在朝與在野其政與不執政之別而已。

雖然官宦和紳士祇爲一體的知識份子，他們所代表的社會屬性是地主

貴族和有閒階級，或者爲貴族地主們所養養；但是這裏面也有許多有血有肉的善良靈魂，如東漢的范滂，南宋的文天祥，明季的史可法，清末的譚嗣同，以及其他他許多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的士大夫，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不是這一個階層的善良者，也祇這一個階層能撐得住，被許多人所譏道，還是由於這些善良的靈魂，誰放翁有句云：「萬事莫如公論多，諸賢勿棄衆心遠」！這里知識份子的優良信條，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慷慨悲歌，沒有這些人的艱苦卓絕，沒有這些人的信守不渝，在長期封建社會的進程中，他們將會喪失他們應得的榮耀。

我在上面說了知識份子的史的發展，也說到了知識份子善良的一面，可是善變的投機主義者在每一更朝換代的階段，知識份子也盡量的表現出無恥。揚子雲到了新莽，就可來一套「劇秦美新」，馮道應用他的靈活而卑鄙的手腕，在五代紛亂中更選中做過五個朝代的宰相，還自稱爲長樂老，明末清初的大詩人吳梅村，他本想做明代遺老以終其身，可是滿清朝廷的高官厚祿，在他的眼前擺動，使他喪失了自己，又做了二臣傳裏的人物；晚年雖然自怨艾地悲吟出「到而今竟一錢不值」的悽涼調子可是追悔已來不及了；至於下流如阮大鹹輩，可以認隨說爲死父，可以引復社爲己黨，只要於自己有利，什麼事情都可以幹得出來，這一種蒼蠅式妓女式的知識份子，自古已然，於今爲烈！

中國的知識份子經過了這樣一條狹長而曲折的道路，演進到今日，社會在蛻變，政治在興革，知識份子所持有的資本——知識，自然也跟隨着社會政治在膨脹擴大，然而這一條正在膨脹擴大的道路，還是荆棘叢生，上帝不會給我們去開闢，有待於知識份子自己出大量的血，去努力爭取，方能獲得較大的成功。我們知道有許多知識份子在徬徨徘徊，他們有着一片好心，懷着滿腔熱血，儘管精神與物質雙方的壓迫，他們希望天明，也在等待天明，可是他們沒有勇氣拂拭黑暗，沒有勇氣拚擊逆流，天天夢幻般地祈禱，以爲真誠可以感天，不費氣力即可享受光明，不知有多麼這樣好心的知識份子在等待和祈禱中失望了，因此——我們應該了解這時代意義，不費力的獲得是虛偽的恥辱的，尤其年來國內政治軍事的糾紛不清，許多知識份子或所謂自由主義者，實天價騰的圍着第二方，或中間派。想找出個中間方案，來調解國內兩大政治勢力的粉粹，勝利一舉，這一個路線幾乎代表了一切的真理。可是現實是殘酷的，不進則退，實力壓倒了

和平的妥協。並且在兩大勢力相激相盪之下，所謂自由主義者的本身即在趨向兩極分化的成份，所以當中間派遭受嚴重打擊之後，向右的做官的走入了第一方面，向左的革命的先入了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深得分崩離析無疾而終，無形中反加強了兩極的尖銳化和嚴重性。但是國內政治拋棄了中間路線或第三方面以後，許多知識份子在中間獲得平步青雲的機會，也有許多知識份子已加入了實際的革命鬥爭，他們所抱的自由主義已由遊離而得到了歸宿，也可說滿足了他們的政治慾望。可是有些自由主義者，在各種追逼之下消聲匿跡了他們始終留恋着中間線的和平好夢，因此有些入着中了這搖擺的影子，遂出現了所謂新的第三方面，本年三月一日在北平成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由於政治力量的推動，曾經有不少的知識份子加以響應和贊美，似乎欲藉此收拾人，挽回危局，不過在遍地戰雲的時候，新的第三方面的真面目，不難窺測，何況時人已有許多論列，幾個月來局勢的發展，已否定了一切中道主義的思想和行為，尤其是掩護色的皮肉已被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此現階段的知識份子，應該提高警覺，明辨是非，從傳統因襲的鐵幕中脫穎出來，從現實的威脅下覺醒作保，以自己的請願照着自己前進。一著夫易明理未易察，是一民可使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教育。今日的知識份子應該毫不猶豫的接受偉大時代的啓示。

(一)不是執中的而是進步的；無疑的誰都反對退步反對停滯的是自己不知道在停滯和退步，知道了，自己總會想方設法去推動的。但時下有一個最大的錯誤觀念，他們是在反對退步，接受進步，但以進步要有一個限度，不能使太進步，好像太進步，過度的推動，怕這箇占老，而腐朽的社會担当不起，因此拿出一個折衷的辦法，把保守和進步擺在兩極端，自己却站在極端的中間，向左端送秋波，向右端獻殷勤，射擊起來也慣會左右開弓，表示自己是極端的中，中者天下之正也，這就是解決問題的真理，可是歷史文化社會經濟的演進，是與自然科學分不開的。十七世紀時，人們開始應用了蒸汽機，知道蒸汽機是最進步的動力，大家就集中力量去追求這動力，獲有這動力；二十世紀的今天，沒有人敢說原子能不是最進步的動力，所以我們只有想法知道這原子能，了解原子的能，製造原子能；我們決不能因為它進步而欲加以禁止，反正真實的進步力量，人為的禁止也屬徒然，如果我們認為難公車走得慢，飛機又飛得太快，我們不願太慢的，也不願太快的，因此我們不要難公車，也不要飛機，一定要在太慢與太慢之間找出一個不快。慢的動力，於是向慢的表示進步，向快的表示與不落后，這樣也許正合於許多中道主義者的胃口，但從邏輯上講起來是犯

了極大的錯誤的因此無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以至對現實的觀察，只要是進步的，我們就得承認其合理性可靠性實現性，要不然我們就不承認其進步，如果承認其進步了，我們就只有努力地追求這一進步，實現這一進步，縱然在時間上還有距離，人為的力量是可以縮短時間上的距離的。如果害怕進步，想從中扭住，挑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來，還無異阻止了進步，所以中庸主義是歷史的絆腳石。

(二)不是孤獨的而是合羣的；舊日的知識份子喜歡以「孤芳自賞」表示高潔，也喜歡稱道「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的故事，覺得才愈大愈高就不容易得到了解的人，反言之不為一般人所了解的人才是超人，所以許多失意的文人政客，常常以「莫我知也」以自慰，這種知識階級的神祕外衣，固然已失去了憑藉，然而知識份子依然代表著特殊的特殊身份，與衆不同，事實上今日的各級教育也正在加工製造這種特殊，儘管黃金美鈔沖激着這一道搖搖欲墜的圍牆，方帽子和鐵金主義却以新的姿態來支持這一道圍牆，因為學府之門與社會之門仍隔着一道長長的距離，學校與社會脫了節，學生與生產脫了節，今日社會上多一頂方帽子即多一個不生產者，於是學府製造的方帽子愈多，給予社會的壓力也愈大，這是知識份子的罪惡嗎？我敢說一百個不是，當前青年的希望都寄托在學校裏，學校是販賣知識和訓練技能的園地，無量數的青年帶着精神和時間以及金錢走入了這園地，為的是實現自己的希望，從小學到大學以至於出國深造，花上了整個生命的三分之一，我們不能否認他們沒有獲得知識沒有獲得技能，可是拿着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知識技能，應用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裏，甚至還走的四書五經的老路，無怪柄斃不相容，結果知識份子不能增加社會的生產，也不能增進社會的和諧，正是走的相反的路徑，一則由於學校給予的知識技能，未必貨真價實重慶無欺。再則有些人真正獲得了很好的知識技能，又未必適合社會的需要，這樣的背道而馳，知識份子難欲接近現實結果與現實隔離，知識份子難欲了解大眾結果與大眾隔離，依然過超入和獨行的生活。我敢說一句：今日離開大眾利益的知識和技能，是都含有毒性的，不管那種主義那個學派。可是我們現實知識技能的園地，該發揮出在社會上的孤立性，知識份子又安得不特殊化！有許多沒有麻木的知識份子，大聲疾呼向社會控訴佔有性的教育敗壞了國家社會的生產，也有許多勇敢的知識份子使盡平生的氣力向特殊化了的美籍社會，而社會的大包圍又加緊防制他們，使他們動彈不得，於是知識份子的思想有了閱

題，行動有了問題，生活有了問題，幾乎所有的一切都有了問題，獲得知識的青年也就是最有問題的青年，然而這些問題又是知識份子自己製造出來的。因為知識的本體常常排斥另一種知識的存在，有如劣幣之驅逐良幣一樣，這是思想文化的惰性的在作祟，然而時代是一面鏡子，離開了生產離開了大眾的知識，總有一天會失去憑藉的。

(三)不是逃避的而是進取的：「逃避現實」不但是一句流行的口頭禪，也是一種思想，也是一種行動，人對現實總是不滿的，不滿的成份擴大了，自己不要過問混合汚，如沒有力量去改善現實，最後只有掉頭不顧逃到山林裏幽靜去過清靜寂寞的生活，逃入宗教的天堂裏寄託那遙遠的祈望，獸獸地來打發自己的歲月。孟子的一窮則獨善其身，正是這樣的勾當。在一個光怪陸離倒行逆施的社會裏，現實的矛盾日深，自己的苦痛也日增，憧憬着另外一個境界，原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桃花源」是文人筆下的理想國，一雞犬之聲老死不相往來，是一開倒車的小國寡民的境界，在現實的人類社會裡，是不會出現這種脫離現實的奇蹟的。因為人總要生活，要生活就離不了人與人的關係，也就逃不了人類應有的歡樂和苦痛，尤其生在今日，林泉已被窮困佔據了，粗布淡飯已被洋大人的機器改變了，你不想逃出一個安閒而單純的社會，除了作悲劇的自殺，現實的天羅地網，你休想逃出一步。這是一個你死我活的時代，你要超越懸崖的勇氣，才有生存的權利。這樣社會，這樣的時代，領事是用鞭子在追擊着每一個人的項背，要他向前進，沒有退縮的餘地。可是有許多知識份子在下消極地墜落了，沉醉在象牙之塔裏，屈服在元實的面前，消失在將出的朝陽下；由高唱生活藝術的人們看來，也許他們已脫離了苦海了獲登彼岸，正是他們的成功，正是上帝的意志，然而讓命運安排的人生，線在惡勢力後面的人生，永久是卑賤的怯懦的行爲。西德爾「不自由無寧死」，今日的知識份子，如沒有進取的自由，如不能自由地進取，即要被遺棄在時代的巨輪下，因此知識份子自身惟有跟着客觀的知識——思想文化及一切科學向前邁進、解放自己，爭取人類的光明。

(四)不是狹隘的而是寬闊的：中國的知識份子，自西漢起，一直走讀書家的道路，他們進身的工具只是文章詩賦而已，高明的則對策朝廷，發揮其所謂經世之才華，這種知識份子算是特出的，每一個時代裏並不多見。「學而優則仕」，仕是所有知識份子的出路，讀書就是從下層走向上層的終南捷徑，「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因為讀書是一治人一治準

備工作，從讀書到為官？這條狹道，雖然到現在，由於中國社會經濟的停滯，還是有着支配社會的力量；不過自海禁大開以後，域外的科學和新學制傳入中國，過去只能將能文者稱「士」，現在「士」的領域已擴大了好多倍，像透過了顯微鏡的體質一樣；包括了奇技淫巧的工藝，專事末利的商賈，連孔子說的「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的醫，也是「士」以內的組成份子。本來在知識份子的領域中，久已構成了士農工商的國民以及四民以外的職業，過去所走的狹道，至此已豁然開朗，應該真出望外；可是我們的悲哀，資本主義的套子制度或教育系統定適合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的，應用於超過資本主義和不及資本主義的社會，同樣是不適合的，所以知識份子所獲得的知識範圍雖然放大了許多，而大多數知識份子的意識形態和實際效用，依然投射在封建的官僚政治上，而社會給予的出路，亦是原封未動，以至造成學習不同而應用一致的现象，也就是只見「通才」不見「專家」的由來。你會當黨政機關裏現不少學數理工學或化學的人才在辦等因奉此，這就時下流行的「所用非所學」或「的社會職業，知識份子不能越出環境創造奇蹟，為了生活，不得不屈服在這不合理的情形下。雖然也有不少新開的道路，可憐這些新開的道路曲折崎嶇，滿是荊棘，使你無法走過，即或走過了，也要碰得你皮破血流。所以幾十年來的新教育，仍只是製造一批一批的新士大夫，新士大夫與舊官僚的內容，僅是一之乎也者」之外加上ABC D及什麼主義，其與社會經濟隔離，初無二致。如此，我們將放既轉的哭窮塗炭的嘆或路嗎？然「悲」和「哭」所得的同情和效果是太薄弱了，知識份子需要在窮途之外找出路，歧路之外找出路，魯迅說「路是人走出來的」，該是智慧的啓示！封建的團體，罪惡的枷鎖，需要大刀闊斧的毅力，才有擊碎掃穴的可能，才可以開闢人聽覺的曠場。

今日中國的情形，大家都認為已達極端的危境，尤其許多知識份子正在奔走呼號，想採擇自己的附路，想謀挽救之道，然而中國幾千年來，不知經過了多少的大變，而在每一次大變中，幾乎都有外力的誘入，今天依然不是例外；但是我們得認定這一次大變的時代意義，是走向中國歷史的循環套？抑或是一個新社會的誕生？如果是一個新的社會的誕生，眼前的陣需要極大的忍受。我們應該以接生婆的心情，歡迎新時代的誕生，這是知識份子的道路，也是知識份子的責任！



聽王芸生先生一席談

梵音

他說：「……安平的『觀察』，據我看來，也不見得比其他的雜誌有
多少宏深的地方，而銷路之所以廣，還由於報紙上無法刊載的東西，而
予以刊載出來，但我聽得某方面的封條也到上海，而『觀察』之所以沒有
被封，是他掛了一個『人頭』，而得金麟脫殼之計的……」

一 無冕之王 說來辛酸

記得今年夏有一個晚上，上海文界界有一大聚會，地點在假復大同學會舉行的，席除了『誌界』的主編人以外，並且還請了「一來賓，他穿著常服西裝，白襯衫，紅領帶，年紀大概四十幾歲，儀仗的氣上，突出了一種深遠的近似感，原來他就是大公報副編輯王芸生先生。王先生是新聞界中老前輩，我看過他的文章很多，但聽他的演講，還是第一次，這一天所講的題目是「報紙與雜誌」，這一個題目，實在也就是一篇新新聞的策，員的血淚史，雖然像這樣一個問題，說起來是平常的，可是王先生技巧頗高，常常穿插有趣的比喻，引人入勝，翌日各報並未說去，現在我這把他的話，寫在下面，因為隔了數個月，句子多有出入，意思却不曾誤。

王先生的演講自很客氣，他說：「自己雖然是從新聞工作二十多年了，但在今天在同業面前，來講這行問題，未免兼答客的。」「記得有一次我到復大新聞課去講課，我看到他們這一批同學，心中頗有所感，因為他們在『策』之後，一路問題，又怎麼辦呢？目前還有許多人在談『新聞記者』以為今天在民主時代裏，居然有『無冕之王』，這種職業，是何等神，但今日，我們這一輩可憐蟲，可憐的條件，是身外人不不知道的，『實德』目前，今天中國的報業，是不允許新報和舊報，站起來的，這就說說幾句老頭子情話佔席。」又親有幾十年的歷史，××報也很早，於是他們彼此談論，千年萬世，禁止你，因為老頭子的情話，竟是不好動兒，於是他們便防止有

新的小夥子再起來，動搖自己的地位，而舊使新聞事業的前途，一片漆黑。

二 打胎，閉孕，飛刀，空氣配給。

他講報紙與雜誌的命運，王先生演盡了一個報刊開世時候的種種苦難，他說：「報紙是需要天天出版的，你即使有了登記證，也有觸犯命令的危險，非得馬上停刊不可，這一種打胎的斗法，使今天的人願重化本錢辦報紙，做價而沒有人事關係，那登記證是十請九不准的，這就可憐的給你來一個『閉孕』，所以有人意上辦的報紙大小通通絕報在內，不下數十家，但內容是什麼新聞一律大同小異呢？還可以打一個比方：當前的新聞事業好像一株樹，上面沒有打一級陽光，四周土壤，也被控住了，你想這株樹的生命，還能活麼？」有人說××最好能說明空氣配給辦法，如與目前官廳限制制程序違背，那就絕的來來一下抽乾空氣，讓馬路裏那些人不判，但××段沒有依然說明，如果某方認為那些人不判，他們在政治上這些用『飛刀』砍了你的命，不然在經濟上也可以割斷你，不給你配給，或者配得少，使你去向配給多的報社買紙，那等子就非要你去沾那一家報的覆血。使你自己動倒閉為止。至於雜誌的命運，也正復相同，但比起報紙來，自然好得多了，上層核准刊物，並不多，在言論上如果無關宏旨，不要一百八十度向左轉的話，它可以隨時出版，但還是有人來管制你的，至于目前

一般所謂綜合性的雜誌，在在的理由，還不是由于報紙的言論受到限制之故，因為有許多材料，無法刊登，也不能刊登，因此雜誌便在這一條夾縫裏存在了，安平的『觀察』，據我看來，也不見得比其他的雜誌有多少宏深的地方，而銷路之所以廣，還是由於報紙上無法刊載的東西，而予以刊載出來，但我聽得某方面的封條也到上海，而『觀察』之所以沒有被封，是他掛了一個『人頭』而得金麟脫殼之計的，安平把某報中央大員列入該社名單，而且有些社會達達放送了該報的編輯委員，于是查封的人，看到了囊沙太廣，也不敢動手了。

三 眼前我們是在學唱小翠花的戲

王先生回憶起二十幾年以前的新聞事業，他真是感慨系之，他說：「新聞事業和其他事業不同，新聞事業的極度限制結果，因為言論的不自由，根本無進步可言，民國十年左右，正是五四運動的壯年，那時候，正是中國文化運動，最蓬勃的時期，當時固然是軍閥割據，對建勢力甚深，但文化事業之進步，其可以如蓮花生，翠花亂飛，林林總總，自求進步，我自己辦報紙就在那個時候，發生興趣；因為那時候我和幾個朋友湊了十幾元抄刊物出版了，而今天的情形，恰巧相反，『亂』與『雜』正是大忌，有亂必殺，有雜必消，王先生說到這裏，又來了一個比喻：「目前政治局勢如此，新聞界人士等於在唱小翠花與小調的戲，扭扭捏捏的，使你不能茁壯的成長，這小調的玩意兒，在看不慣的人會起來，也許合人作三句半唱，而看慣了却也聽不到，不然的話，你便沒有法子唱唱，唱，他這一段新曲，引得哄堂大笑。

然而他的結論，却帶給每個人的勇氣和信心，他說：「今天的政府已經還政于民了，憲法已經實施了，民主的潮流，反正世界各國都通行的，祇要各位同業能團結，合理合法的自由，一定可以獲得，新聞事業的前途一定可限量。」我聽王先生今天這一番你們唱得大聲或武生的，時代要求也屬如此，職責重天掉頭而地，我們文化界已是不不能缺的時候了吧！

半月影話

舸夫

談中國的編導



某天，讀到新民晚報副刊上登載着第一篇一個中國導演論的文章。文內說得很有道理，他說現在一般寫影評的人好像跟編導者是對頭，差不多每篇片子都要罵。他說劇評人只曉得罵編導，其實應該罵影片公司的老板。並且說出了許多理由。

又有一天，在華英晚報的「夜談」裏，也讀到紹賢的一篇文章。他說他在某一場合中聽到有人告訴他有一個影片公司的導演說了一句話，大意是如此：現在寫影評的差不多只是幾張晚報，其實也不難，要他們寫好就寫好，要他們寫壞就寫壞，方法便當得很，只要化幾個錢便可以收買得倒的。

這兩篇文章一讀，趣味就來了。現在且讓我們來說說前的一篇：

中國的影片公司，除了一二家態度嚴肅之外都是惟利是圖不管那張片子如何，甚至含有毒素，只要能賺錢，都會放在觀衆之前去獨取鈔票。我有一位朋友，曾經在某影片公司請他去當影片主任。後來因為條件不合，沒有簽合同所以成爲僱員的地方，就在公司方面要他一年攝製八部片子，而我的朋友只答應一年四部，後經折衷改爲六部，初步條件成功，第二步是六部片子中至少四部都是要有靈魂的，不啻強頭的真實貨，公司方面不答應。後來我朋友退一步想，公司經濟問題亦屬重要，於是事實問題，自動改爲三

部，其他三部，不妨粗製濫造濶濶補補，誰知公司方面還是堅持原意。於是，我的朋友便拒絕再談。像這種情形看來，我們中國的製片商實在應該罵的。不過話也得說回來，假如大家不供給劇本，不替他們導演戲，賺作孽錢，我想那末老板們也是沒有辦法的。拍片子這一玩兒豈不是一個生手可以便得來的，他們必得要求於編導。所以這裏要編導的人，便有文章可做了。

看看現在的國片，有幾個是可看的？現在讓我們舉幾個問題出來問問看。

第一、可憐得很，我們中國的一般的編劇者連個故事都交待不完整，難道這也。是影片公司的老板不好嗎？是否是老板叫你不要寫得完整？

第二、往往是意義不正確的，我們隨便舉個例子吧，譬如「古屋魔影」吧，爲了遺產而使子孫親成搶奪，原是很好的題材，可是那位編導者却以那種方法表現出來，倒能最後來了一個最錯誤的結局，他自己滿以爲這樣可以造成最高潮也可以表示出「光明」，誰知那個故意殺假死，誘人來殘殺投去，却犯了唆使殺人罪，這不是太登有此理的事嗎？這雖然也是他得意忘形後的傑作，可是自誤事小，誤人罪大，我覺得編導者是應負相當責任的。

第三、是編出來的故事，不知所云「美人血」然，不知他在說的什麼，這不是糟場膠片是什

麼？如「蝴蝶夢」，「呂四娘」都是一些莫名其妙東西。

第四、寫個人物都不清楚，譬如宣傳得轟動全港的「國魂」吧，我曾經說過假如孫中山是我們的國魂的話，文天祥這一人物可算是國魂嗎？連民族英雄都談不上。最多不過是一個民族烈士罷了。由文天祥的歷史看來，既決定他爲一個民族烈士，那末創作其爲什麼不把他寫成一個民族怎樣一個人了，各報均已行批評，不再贅述了。這且不說他，因爲文天祥是歷史人物。我們再來看看他們自己創造出來的人物吧，照理說，由自己創造出來的人物，應該是非常熟悉，非常了解的，可是往往只寫了一個皮毛，一個幻影，連浮腫都談不上。舉個例，就說最近公映的「人盡可夫」吧，當我們看完這部片子，我們所得的是什麼？只是一個空虛而已！爲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因爲「人盡可夫」中雖然有好商，地痞，流氓，土豪，劣紳，可是都是浮面而毛，一點一活一人的氣息都沒有。試問爲什麼不進一步，把那些人物使他有生命起來呢？不懂！

上面所說的差不多都是編劇的人的缺點，我想他們之所以爲此做，一方面固然是自己的學識不夠，一方面也是技巧不夠，如果是屬於學識和技巧的不夠，倒事有可原，因爲每個人並不是天才，大多數都是由學習而來，我想有點良心，我只能用這一詞「編」的人，一定在工作之設拼命在繼續研究。但是我曉得我自己猜想得太好了，其實他們之所以編不出好東西，除上述原因之外，最大的原因還是在於討老板的好，順老板的感。一個作家去順市情式的老板的意，這不是駭人嗎？假如有不舒服，我可以提出許多證據來，發

如「柳浪聞鶯」，「太太萬歲」，「九死一生」以及正在放映的「人盡可夫」……等等，不是利用四號舞，便是利用大量的黃色資料，甚至「太太萬歲」還帶有一點封建氣息。這些雖然不是香艷鴉片海洛英等毒品，可是與觀者毫無益處是不可否認的。沒有意義的作品，供諸於觀衆之前，便可以視之爲幫兇。

關於導演，這裏有一個很明顯的分野，凡是戰前。遺留了未曾淘汰了的這批傢伙，的確沒有幾個稱出好東西來的，自從曹禺，聶子農，沈浮，張曉群等轉入了影壇之後，才稱出一「驕陽天」，「獨領風流」，「萬家燈火」，「乘龍快婿」一乘，憑良心說，這幾部片子都是可看的。戰前的電影導演，除了史東山，以及少數的幾人而外，一無成就，這正是自取毀滅，怨得誰來？一般老導演只知道用古老的，呆笨的，死板的手法去排戲，連一個鏡頭的角度都用不好，應該誇張的地方不誇張，應該一略帶過的地方不略帶要特寫，例如「國魂」的導演，那一處不在利用古老的公式？連一個新穎的動作都想不必出來，何苦來呢？「國魂」化了那樣大的資本，連一場宋金交戰的場面拍都不像樣，而所謂「紅星」却僱用了許多多，爲什麼不多僱用數百臨時演員呢？無非是想用這許多所謂「明星」來賣頭頭罷了。我認爲這也是幫兇。

上面這些事實看來，編導者拼命在順從老板，一個老板能够得到的順從錢自然高興的，不過如果老板有點智識的話，看到那種毛病百出的作品，心里還要不快活呢。據我想老板的意思最好是做的好故事要完整，強頭要多，天天滿座，天天賺錢，而與錢不要批評。現在的編導們能

做得到老板的這意思嗎？不能！那位在新民報上寫文章說導演說，人家只說晚飯公司好，而晚飯却不肯開放門戶。這這句話說得非常漂亮。那責任都朝人家肩上一推，煩煩這一輩是不能完事的。試問爲什麼自己不搞一點好作品出來呢？旁聽一句話，在市僧式的老板面前做頭順從，否則，如果實在是口一點志氣的話，爲什麼不辭職？難道只在電影界可以混到成吃，解民生嗎？我不相信會如此。進一步說，萬一晚飯公司真的准許這種編導人員進去的話，叫他們編導，我相信弄出來的作品還是那一套，到那時一脚又踢了出來，那真是無路可走了！

我們現在來看幾張外國片子看，如還在開映的「風流世家」，那樣豐富的材料，那樣長的時間，那樣複雜曲折的情節，那樣多的地點，却安排得有條有理！故事的完整，情緒的起伏，幾乎一點瑕疵都沒有。故事同樣是個傳奇式的故事，然而這個故事當中，却把十八世紀的整個歐洲社會顯露出來了。貴族的荒淫，自私，殘暴，無恥，社會制度的逼迫一個青年走上怎樣的道路，處處地方寫得非常深刻。即以技巧而論，整個故事的進展，作波浪形，抓住了觀衆的情緒，每一幕戲都有濃厚的情感存在着，在中國片子上要找得一點情感確乎是非常困難的事。「風流世家」的導演，每一場戲都處理得乾淨利落，舉個例子，如唐魯意史和摩父的鬪劍，又如瑪利亞的生產，從門外傳來唐魯意史的狂笑，房里則由看護被單輕輕地蓋上瑪利亞的臉，這種強有力的處理法，中國的一般導演想得出來嗎？

「你爲什麼拿好的外國片子來比呢？一也許

有人會如此責問。的確，這未免苛刻，不過由這裏我要說明我的意思，我以爲這種手法是不化老板一點本錢的，因爲中國物質條件多不到，這是事實。但是爲以上所舉各例中，與物質條件沒有關係，只是導演的腦力罷了。

我忘記起那位新民晚報上寫文章的導演，曾向寫影評的人提出七八個意見，老實說，那七八條意見，倒是相當有道理的，他說影評人應和編導連絡，互相研究，討論問題，還要求供給好的劇本，這些意見都是很寶貴的，同時寫評文的人，的確不應以罵的形式出現，應該情感地提出討論的。

可惜。危險得很！居然有一批導演會說與論可以收買的，這却不是怪事！原來他們存有這樣一顆心，怪不得處理一張片子可以馬虎從事，知道自已已作品靠不住，和負責宣傳的人打一個招呼，各家報館的影評人，那裏還貼「宣傳費」，一切都能遮蓋，誰知事實上完全不是那回事，（我希望影評人不會收這種錢）好的說好，壞的說壞，公正得很。

上面說了許多廢話，其實也是一片好意，希望把我們自己的電影藝術逐日進步。對那些不想上進的編導，我却板起面孔說：「今天我上完了第一課。」

X X X X X X X

文 黃河的兒女們

(長篇小說「逆流」前奏)

李白鳳

黃河從巴爾喀喇山之北麓，帶着橫石山和沿河兩岸的泥沙，滾滾而下！

河水如萬馬奔騰地流着。陝西高原的石壁，像一把大斧頭新開了龍門的千尋峽，渾濁的河水便像瀑布似的，浩浩蕩蕩的如一枝無敵大軍似的撲撲着。

它咆哮着，從白頂的阿尼馬齊山流下來，經過多砂石的橫石山，又繞過綿長的西傾山之南麓，像一個洩浪漢子似的，毫無目的，只是隨着地勢的傾斜，朝着東北方流去。對於那多風情的拉加寺，它也只肯給輕微地一瞥，然後略帶一點魯莽的，在青色的庫庫諾湖邊身邊流過；也許因為它不是一條女性的河水的緣故罷，對於這明明如鏡的湖和月光從不依戀，它就這樣莽撞地穿過了青海邊境，活像一個魯莽的少年，輕輕地飛過那人的竹籬。這樣，它又向前流了，經過黃色土層上築着廿世紀的怪物內鋼鐵的骨體的蘭州鐵橋，接着又去向多風雪的嚴寒的北方。現在，因為地勢的平坦，它也就輕步徐徐地走着，在緩慢的薩拉齊雅區緩緩地流着，因此在這裏，它給人顯在漠野的平原上，留下豐饒的土層；它毫不用力地散開了網狀的支流，像樹幹伸展它們的根，從地層中吸取豐富的水源。

從緩慢中取走了出來，它挾着無限的威勢向着下流流去，那樣宕濤，那樣魯莽，活像一個汾酒吃得太多的醉漢，在種刺不平的山路上，歪歪斜斜地搖晃着。

它是個性情乖僻的巨人，永不服從於一切自然法則的變幻無常的暴徒；它流着；它流着；在狹隘的亂石堆疊的羣山中，像一匹被驅的天馬，打着響鼻，噴着氣，暴燥地狂叫狂跳着，捲起

白色鬚尖的黃濤。它想衝破這不可思議的頑石的屏障，它想要自由自由的在任性地流着，像一匹橫行於太空的天馬，在這個大平原上奔馳，然後以其狂奔的步伐奔流入海。然而它希望像一匹脫離了軌道的星隕，在莽然的天體中超越一切行星的運轉和軌跡。然而這是不可能的，一切都不能這樣稱心如意的各遂其志，因為大自然的力量限制着它，這兩率如鋼鐵鑄成的天際的羣山環抱着它，像慈愛的母親懷抱着她那不識世故的幼兒，任憑你如何哭泣和叫喊，也不能脫離慈母懷抱……於是，這年輕而極端狂瀾的河水被激怒着；它大聲地咆哮着，在羣山內環抱中掙扎着搏鬥着；左右衝擊和攔拍着，滾着，轟着，哭喊着；

！這酷愛自由的，純然英雄主義年輕的黃河啊！這個永不衰老的河水，它抱着一發源於巴爾喀喇山老向來、聞，它不像那區一發源於巴爾喀喇山之母體內發生姊妹的長江，長江那條柔和的女性之河流啊，她只在受了委曲時陰陰地哭泣，甚而只能背地無窮的淚淚和愁緒向湖泊去傾訴，然後我常馴馴的緩緩地進從着大自然的法則循規蹈矩地流向廣大無邊的蒼海。而它，卻從本性上便帶着一種男性固有的剛強和自尊心，甚而有點類似弗洛伊德性心理學說上所有着一處恃狂一的變態心理；因為它的崇向自由的決心，才使它對於不能滿足的現實世界，發出一種反抗暴力和抵禦無理由的防礙自由的不惜犧牲一切的行動。

總之，它具有一切反抗的天性和自衛的本能，可是却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在做着。它知道崇向自由，這幾乎成爲它心目中惟一的觀念，然而那種無限度的自由，常常成過份發展的

個人之義和狹隘的自由主義，有時這種自由主義的過度發展，就會直接或間接地侵犯了別人的自由。

從橫石山起，它一直爲着得不到極端的自由發展而向兩岸的巖石抨擊；它要戰鬥，它必須戰鬥，它了解戰鬥；正因爲它了解戰鬥的意義，再加上不能了解戰鬥的自由主義與團體的利害關係的緣故，所以一遇到外來的約束和壓迫，便起來單獨作戰，且不求什意外援也絕對不增加妥協，同時也正因爲它了解團體的意義，才不停息地戰鬥着，千百萬年永不疲倦。這一條性奮狂燥的永遠也不能馴服的河流，有着一切怪異的特殊的性情乖僻的河流，是世界上任何國家內任何角落裏，再也找不出第二條與它相同或者類似於它的呀！

如果說這條狂燥的河流竟因執得和人類文明全無關係的話，那也是違心之論的，一條河對於一個民族的影響，將不是什麼人可以隨便臆斷或可以掩蓋得事實的。尼羅河曾經使得埃及人聰明，從它底河沙上，古埃及人發明了日曆的推算方法。古巴比倫的契形文字和西方文明，也從得自底格羅斯河與幼發拉底河的啓示；……甚而密西西比河之於印第安人，恆河之於印度民族，……沒有例外，我們可以放胆地來說：簡直不會有例外的事實的；像這些人類內乳母，使得人們在自己的乳汁，哺育着沿河兩岸的人們，使他們在大地上海得以善息。

黃河自然也不能例外，雖則受它底本性是狂燥的，然而它底內心却依然是善良內何！正如一個狂燥的男人，通常是具有一種脆弱受傷的心一樣——它雖然沒有人類的「良知」，同時也不會利用理性來做應付的一切事件的分晰手段，它底天性上有着一種切實的、頑固的保守，它不可破的有着觀念，從革命的世紀一直達到文明的高度發展的現世紀，它都毫不接受別人的賜予，只是任性的處理一切……難則如此，它却像一個不可屈辱的善良的農民一樣，當什麼力輩逼迫他

……

……

……

……

……

